

汉语疑问句的梯级推理

周家发

kfzhouy@yahoo.com

香港理工大学

1. 梯级推理

“梯级推理”(scalar reasoning)是指可用 Fillmore *et al* (1988)和 Kay (1990)建构的“梯级模型”(Scalar Model)解释的推理。假设我们正讨论某人尝试跨栏的情况, 并有以下“梯级”(scale):

(1) <低栏, 中栏, 高栏>

其中成员是按栏的高度(也就是难度)从小到大排列, 那么我们有以下蕴涵关系:

(2) 他跳得过高栏。 \Rightarrow 他跳得过中栏。

我们认为上述蕴涵式其实反映了命题可能性的大小¹, 其前件和后件分别为可能性较低和较高的命题。如果一个可能性较低的命题实现了, 那么在“其他因素等同”(other things being equal)的情况下, 可能性较高的命题也应能实现。

Fillmore *et al* (1988)和 Kay (1990)最初提出梯级模型, 是要解释“even”和“let alone”这两个词的恰当用法, 这两个词分别相当于汉语中的“连...都”和“何况”(以及与“何况”有相同作用的“别说 / 不用说”等)。根据他们的分析, 上述两个词的恰当用法涉及相关命题可能性的比较, 可以总结为(在下式中, p 和 q 代表命题):

(3) “连...都p”是恰当的, 仅当p的可能性相对低。

(4) “何况q”是恰当的, 仅当q的可能性相对高。

我们知道, “连...都 p”与“何况 q”常常可以同现, 构成一种对举格式, 因此我们可以把以上两个条件合并, 得到

(5) “连...都p, 何况q”是恰当的, 仅当p的可能性比q的可能性低。

¹ Fillmore *et al* (1988)和 Kay (1990)等人本是用“信息量”(informativeness)而非“可能性”来称述梯级模型中命题之间的关系; 但 Israel (2001)指出, 粗略地说, 梯级模型中的关系是可能性大小的关系。本文采纳 Israel (2001)的观点。

上述条件加上蕴涵关系(2)可用来解释为何下句是恰当的:

(6) 他连高栏都跳得过, 更何况中栏!

我们可以把上述结果推广到复句层面, 以下让我们看“因果句”(“因为 p_1 , p_2 ”)与“让步句”(“虽然 p_1 , p_2 ”)的差异。认知语言学家 Talmy (2000)使用“动力图式”(Force Dynamics Schema)来统一解释“因果句”与“让步句”的语义, 他把“因果句”解释成某一动因在成功克服阻力后达致预期的结果, 而“让步句”则是某一动因克服不了阻力而未能达致预期的结果。由于合乎预期的事情往往就是可能性较高的事情, 而不合乎预期的事情则是可能性较低的事情, 所以“因果句”与“让步句”分别表达相对高可能性和相对低可能性。

“因果句”和“让步句”是表达“已然”事实的复句, 相应地我们也有两种表达“未然”事实的复句, 它们就是与“因果句”对应的“假设条件句”(“假如 p_1 , p_2 ”), 以及与“让步句”对应的“假设让步句”(“即使 p_1 , p_2 ”)。根据上段的讨论, 可知“假设条件句”与“假设让步句”分别表达相对高可能性和相对低可能性。

正如“连...都 p ”与“何况 q ”可以合在一起构成复句, “让步句 / 假设让步句”与“因果句 / 假设条件句”也可以合在一起构成句群, 而且须满足类似(5)的条件。以下是“假设让步句”与“假设条件句”构成句群的例子:

(7) 即使他这么努力, 也考不到A级。假如他不努力, 就更加考不到A级。

请注意在上句中, “这么努力而考不到 A 级”与“不努力而考不到 A 级”比较, 前者的可能性比后者的可能性低。

2. 主观量

我们认为梯级模型还可用来解释主观量的问题。“主观量”(subjective quantity)是陈小荷(1994)和李宇明(2000)开创的研究课题, 它为我们提供了解释汉语某些虚词语义的全新视角。李宇明(2000)提出四种主观量, 本文只介绍其中最重要的一种——“异态型主观量”。“异态型主观量”是相对于“期待量”而言的², 期待量是指符合说话者的正常预期的量或理想的量。当说话者谈论的量与期待量存在差异时, 便会产生异态型主观量, 我们可以用“意料之外”(unexpectedness)来概括这种差异。试看以下例句:

(8) 他挑二十斤都觉得累。(一般人挑三十斤才觉得累。)

² 李宇明(2000)原本使用“常态量”这个概念, 李善熙(2003)把它改为涵盖面较广的“期待量”。

(9) 他二十斤都挑得起。(我原以为他只挑得起十五斤。)

在以上两句中,()内的部分表示说话者心目中的某个期待。由于(8)中的“二十斤”比期待量“三十斤”小,所以表示主观小量;而(9)中的“二十斤”比期待量“十五斤”大,所以表示主观大量。

在日常语言中,期待量并不总是明确地说出来,主观量主要是靠某些虚词来表达,例如在(8)和(9)中,由于有“都”字,即使略去()内的部分,该两句中的“二十斤”仍然分别表示主观小量和大量。为何“都”字能发挥这个作用?我们认为这是因为“都”字跟前述的“连...都”是相通的,也是表示相对低可能性。

根据张亚军(2002)和张谊生(2004)，“都”最初与“连”一起构成“连...都”格式，后来“连”逐渐虚化，变得可有可无，“都”便承载了原来由整个“连...都”格式表达的意义。由此可知，“都”跟“连...都”一样，表示相对低可能性。由于低可能性与“意料之外”的意思密切相关(意料之外的事情往往就是可能性低的事情)，所以“都”可以表达异态型主观量。

让我们回顾(8)和(9)。在(8)中,如果“二十斤”表示大量,便没有“意料之外”的意思,因为重量大自然就觉得累;因此要令该句有“意料之外”的意思,“二十斤”只能表示主观小量。同样,在(9)中,如果“二十斤”表示小量,便没有“意料之外”的意思,因为重量小自然就挑得起,因此要令该句有“意料之外”的意思,“二十斤”只能表示主观大量。

除了“都”字外,另一个常见的主观量副词是“还”。根据李宇明(2000),我们可以使用上述分析“都”的同一种方法来分析“还”字表达主观量的用法,以下是相关例句:

(10) 钱这么少还买得起两件牛仔裤呢!

在上句中,“两件”表示主观大量,这是因为钱少自然只能买得起少量牛仔裤,要令上句有“意料之外”的意思,“两件”只能表示主观大量。

3. 疑问程度

汉语有多种构成疑问句的方法。根据邵敬敏(1996),除了“典型”疑问句,即特指问句、“吗”字疑问句、正反问句和选择问句外,还有反问句、“吧”字疑问句、附加问句、非疑问形式加“呢”字、叹词疑问句、回声问句、设问句以及某些混合类型的疑问句等。如何描述这些疑问句之间的差别是汉语语言学的重要课题,

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根据疑问程度来为疑问句分类。

根据徐杰、张林林(下称徐张)(1985), 疑问程度表达发问者对解答不确定的程度。疑问程度越高, 发问者对解答越不确定。徐张(1985)把疑问程度表达为一个百分数, 并选择了四个百分点(100%、80%、60%、40%), 用来作为各类汉语疑问句的“参数”。邵敬敏(1996)则把疑问程度看成一对分数, 分别代表发问者的“信”(即“确定性”)与“疑”(即“疑问程度”)。他假设“信”与“疑”是互补的概念, 因此上述两个分数相加等于 1。他把不同的分数对作为汉语各类疑问句的参数。下表比较徐张(1985)与邵敬敏(1996)所用的参数³:

表 1

疑问句的类别	徐张(1985) 设定的参数	邵敬敏(1996) 设定的参数
特指问句	100%	<0, 1>
“吗”字疑问句	80%	<1/4, 3/4>
正反问句	80%	<1/2, 1/2>
选择问句	60%	<1/2, 1/2>
“吧”字疑问句	40%	<3/4, 1/4>
附加问句	40%	-
反问句	-	<1, 0>

尽管上表显示两者设定的具体参数值互有差异, 但他们对汉语各种疑问句疑问程度的排序结果大致上是相同的。

根据上表, 典型的特指问句、“吗”字疑问句、正反问句和选择问句的疑问程度较高(至少 50%); 非典型的“吧”字疑问句和附加问句的疑问程度则偏低(少于 50%), 确定多于疑问, 即这两类疑问句断定其“相关陈述句”具有高可能性。对于“吧”字疑问句和附加问句而言, 其“相关陈述句”就是略去“吧”字或附加问部分后所得的陈述句。

根据上表, 反问句的确定性与疑问程度分别是 1 和 0, 这类疑问句在实质上是确定而非疑问, 即反问句断定其“相关陈述句”的否定的可能性为 1, 以下讨论不同类型反问句的“相关陈述句”。由“吗”字疑问句构成的反问句, 例如

- (11) 你们能反到天上去吗?
 (12) 这不是简单极了吗?

³ 事实上, 徐张(1985)共研究了十种疑问句。但为简化讨论, 下表只包括六种本文会提及的疑问句。

的“相关陈述句”就是把“吗”字略去后所得的陈述句。比如说，(11)和(12)的“相关陈述句”就分别是“你们能反到天上去”和“这不是简单极了”，这两个“相关陈述句”的否定分别为

(13) 你们不能反到天上去。

(14) 这是简单极了。

也就是(11)和(12)要表达的意思。

至于由特指问句构成的反问句，我们认为这类反问句中的疑问词可被分析成不定代词，所以这类反问句的“相关陈述句”就是以这些不定代词取代疑问词后所得的陈述句。举例说，在以下反问句

(15) 他有甚么栏跳不过？

(16) 他怎么会跳不过中栏？

中，疑问词“甚么”和“怎么”均可被分析成不定代词，分别相当于“某个”和“因某个理由”，所以这两个反问句的“相关陈述句”分别是“他有某个栏跳不过”和“他会因某个理由跳不过中栏”，而这两个陈述句的否定就是

(17) 他没有(一个)栏跳不过。

(18) 他没有理由会跳不过中栏。

也就是(15)和(16)要表达的意思。

汉语中还有一种仅以升调及 / 或问号为标记的是非问句构成的反问句，根据殷树林(2006)，这类反问句常常带有某些加强反问语气的词语，例如“难道”、“莫非”、“岂”等，这类反问句的“相关陈述句”就是略去升调及 / 或问号以及这些词语后所得的陈述句。例如

(19) 难道是爸爸骗了你？

的“相关陈述句”就是“是爸爸骗了你”，这个“相关陈述句”的否定就是

(20) 不是爸爸骗了你。

这也就是(19)要表达的意思。

4. 表示高可能性的疑问句的梯级推理

如前所述,汉语的某些疑问句断定其“相关陈述句”具有高可能性,根据前述“连...都 p,何况 q”的恰当性条件(5),我们预期这些疑问句可以像“何况 q”那样与“连...都 p”对举。这一点对于反问句来说尤其如此,因为根据表 1,反问句具有完全的确定性,即断定其“相关陈述句”的否定的可能性为 1。

沿用前述的跨栏例子,我们有以下“连...都 p”与多种反问句对举的例子:

- (21) 他连高栏都跳得过,难道会跳不过中栏吗?
- (22) 他连高栏都跳得过,怎么会跳不过中栏?
- (23) 他连高栏都跳得过,有甚么栏跳不过?

前面说过,“让步句 / 假设让步句”与“因果句 / 假设条件句”可以构成句群,分别表达相对低可能性和相对高可能性。由此可以推断,反问句应可出现于这类句群中,作为“因果句 / 假设条件句”的一部分。事实的确如此,请看以下例句:

- (24) 即使他这么努力,也考不到A级。假如他不努力,怎么可能考到A级?

汉语的“吧”字疑问句和附加问句尽管不表示完全的确定性,但如前所述,这两类疑问句断定其“相关陈述句”具有较高的可能性,足以令它们适合与“连...都 p”对举,这个推断可用以下例句来证实:

- (25) 他连高栏都跳得过,中栏应不成问题吧?
- (26) 他连高栏都跳得过,中栏应不成问题,是不是?

请注意上述两句中的“吧”或“是不是”不可改为“吗”,这进一步佐证了与“连...都 p”对举的句子应表达高确定性,跟“吗”字疑问句所表达的低确定性不相容:

- (27) *他连高栏都跳得过,中栏应不成问题吗?

5. 表示低可能性的疑问句的梯级推理

上文曾指出,反问句断定其“相关陈述句”的否定的可能性为 1。反过来看,我们也可以说,反问句断定其“相关陈述句”的可能性为 0,即反问句的“相关陈述句”表达低可能性。前面也说过,“连...都”句、“让步句 / 假设让步句”以及包含主观量副词“都”和“还”的句子均表达低可能性,由此可以推断,上述这些句式应

可作为反问句的“相关陈述句”。

以下提供一些例句以证实这个推断，首先是“连...都”句的例子。

(28) 他久经战阵，赢得奖牌无数，难道会连低栏都跳不过？

在分析上句时，我们要注意区分不同的层面。上句是一个“因果复句”，包含三个分句，其中第三个分句是反问句，“(他)会连低栏都跳不过”就是这个反问句的“相关陈述句”。从这个“相关陈述句”的层面看，“(他)会连低栏都跳不过”表达相对低可能性；但从整个反问句的层面看，“难道会连低栏都跳不过”由于是其“相关陈述句”的否定，所以表达相对高可能性，请注意这一点正好与“因果复句”的性质相吻合，因为如前所述，“因果复句”应表达相对高可能性。

接着是“让步句 / 假设让步句”的例子：

(29) 怎么他这么努力，也考不到A级？

请注意上述反问句是以让步句“他这么努力，也考不到A级”作为“相关陈述句”，尽管这个“让步句”没有使用“虽然”，这是汉语常用来表达复句的“意合法”。

最后是包含主观量副词句子的例子，这里只提供“还”的例子：

(30) 钱这么少还买得起两件牛仔裤？

李宇明(2000)指出，“还”作为主观量副词，经常以反问句作为语境，本文印证了他的论述。

6. 结语

本文显示，透过把各种疑问句分析成表达不同大小的可能性，我们可以把疑问程度与梯级模型的理论加以结合，从而发现“连...都”句、“让步句 / 假设让步句”以及包含主观量副词“都”和“还”的句子与汉语部分疑问句的梯级推理关系。惟必须指出的是，本文讨论的各种词语 / 句式有细微的语义 / 语用差别，本文只讨论了这些词语 / 句式语义 / 语用的某个侧面。如何把本文的框架推广至其他侧面，还有待深入研究。不过，笔者相信梯级模型对于分析汉语虚词的语义 / 语用特点有广阔的应用前景，本文为这方面的研究指出了一个可行方向。

参考文献

- 陈小荷 (1994), “主观量问题初探—兼谈副词‘就’、‘才’、‘都’”, 《世界汉语教学》, 1994:4
- 李善熙 (2003), 《汉语“主观量”的表达研究》,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
- 李宇明 (2000), 《汉语量范畴研究》, 武汉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- 邵敬敏 (1996), 《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》, (上海)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- 徐杰、张林林 (1985), “疑问程度和疑问句式”, 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1985:2, pp. 71 – 79
- 殷树林 (2006), 《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》,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
- 张亚军 (2002), 《副词与限定描状功能》, 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
- 张谊生 (2004), 《现代汉语副词探索》, 上海: 学林出版社
- Fillmore, C.J., Kay, P. and O'Connor, M.C. (1988), “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: The Case of Let Alone” in *Language*, 64, pp. 501 – 538
- Israel, M. (2001), “Minimizers, Maximizers and the Rhetoric of Scalar Reasoning” in *Journal of Semantics*, 18
- Kay, P. (1990), “Even” in *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*, 13, pp. 59 – 111
- Talmy, L. (2000), *Towards a Cognitive Semantics*, Cambridge: MIT Press